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太阳社小说选

李松睿 吴晓东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太阳社小说选

李松睿 吴晓东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社小说选/李松睿,吴晓东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中国文库)

ISBN 978 - 7 - 02 - 008488 - 3

I . ①太… II . ①李… ②吴… III . ①小说集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9997 号

责任编辑：陈建宾

整体设计：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王铁生

太阳社小说选

Taiyangshe Xiaoshuo Xuan

李松睿 吴晓东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51 千字 印数：1 - 500

ISBN 978 - 7 - 02 - 008488 - 3

定价：56.0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类

(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技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四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五辑作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立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果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蔡名照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王大可 王兴康 马五一 王明舟 王瑞书 孙月沐
刘晓明 肖启明 李 岩 李 峰 李声笑 吴尚之 罗争玉
徐 岩 吴 斌 吴江江 宋焕起 宋一夫 陈庆辉 林国夫
贺圣遂 贺耀敏 祝君波 陶 骅 郭义强 黄书元 常汝吉
龚 莉 莫立华 樊希安 潘凯雄

“中国文库·第五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刘伯根

副主任 张贤明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李 昕 汪家明 林 阳
莫蕴慧 徐 俊 管士光 藏永清**

编辑组

乔先彪 唐 俭 何 奎 杜 宇 董 易

印制组

王铁生 兰本立 陆南宸 何 奎 杜 宇

中国文库

(第五辑)

【哲学社科类】

- 孙中山著作选编 陈铮选编 中华书局
黄兴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中华书局
宋教仁集 陈旭麓主编 中华书局
廖仲恺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朱执信集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
中国政治思想史 陶希圣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民国政制史 钱端升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政党史 谢彬撰 章伯锋整理 中华书局
经学历史 皮锡瑞著 周予同注释 中华书局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朱维铮校订 中华书局
新唯识论 熊十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逻辑 金岳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与玄学 罗家伦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李剑农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史 汪敬虞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经济思想史 唐庆增著 商务印书馆
财政学 何廉、李锐著 商务印书馆
货币与银行 杨端六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刑法学 蔡枢衡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人民出版社
文化人类学 林惠祥著 商务印书馆
优生概论 潘光旦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洋文化史纲要
雷海宗撰 王敦书整理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学东渐记 容闳著 徐凤石 恽铁樵等译
钟叔河导读、标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麟祥编著 岑运强评注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高平叔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董宝良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陆费逵文选	陆费逵著	中华书局
张元济论出版	张元济著 张人凤 宋丽荣选编	商务印书馆
韬奋文录新编	邹韬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史学类】

国故论衡	章太炎撰 庞俊 郭诚永疏证	中华书局
国史大纲	钱穆著	商务印书馆
通史新义	何炳松著	商务印书馆
台湾通史	连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武昌革命史	曹亚伯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黎澍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洋军阀史	来新夏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国民党史稿	邹鲁编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民国外交史	张忠绂编著	华文出版社
西洋史	陈衡哲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欧化东渐史	张星烺著	商务印书馆
清末立宪史	高放著	华文出版社

【文学类】

秋瑾诗文选注	郭延礼 郭兼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邹容集	张梅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天华集	刘晴波 彭国兴编 饶怀民补订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于右任诗词选	杨中州选注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南社诗选	林东海 宋红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作品选	范伯群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会小说选	李葆琰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创造社作品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太阳社小说选	李松睿 吴晓东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畔社诗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浅草 - 沉钟社作品选	张铁荣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语丝》作品选	张梁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未名社作品选	黄开发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月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象征派诗选	孙玉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感觉派小说选	严家炎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代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语派作品选	庄钟庆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派小说选	吴福辉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北作家群小说选	王培元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七月派作品选	吴子敏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	李光荣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叶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荷花淀派小说选	冯健男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药蛋派作品选	高捷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辨	俞平伯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诗史	陆侃如、冯沅君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艺术类】

万木草堂论艺	康有为著	荣宝斋出版社
中国绘画史	潘天寿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绘画理论	傅抱石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雕塑艺术史	王子云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陶瓷史	吴仁敬 辛安潮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戏剧史	徐慕云著	东方出版中心
洪深戏剧论文集	洪深著	东方出版中心
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焦菊隐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吴钊 伊鸿书 赵宽仁 古宗智 吉联杭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素月楼联语	张伯驹编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熊秉明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夏衍电影论文集	夏衍著	东方出版中心
银幕形象创造	赵丹著 赵青整理	东方出版中心

【科技文化类】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龚育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家谈 21 世纪	李四光等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陈方正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医学史 陈邦贤著 团结出版社
化学史通考 丁绪贤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科学概论 王星拱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 竺可桢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综合普及类】

书林清话 叶德辉著 华文出版社
文坛五十年 曹聚仁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胡适 蔡元培 王云五等编 商务印书馆
佛教常识问答 赵朴初著 华文出版社
词心笺评 邵祖平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潮与新潮 蒋梦麟著 东方出版社

前　　言

一 太阳社的形成及其组织方式

1927年冬天，在四个年轻人的操持下，一家名为“春野”的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奥迪安大戏院斜对面悄悄开业了。奇怪的是，这家不起眼的小书店总是大门紧锁，似乎并不着意于经营图书。偶尔有几个人光顾，却也只是上楼商谈事情，并不购买书籍。而且总有一些外国巡捕或中国警察在这家书店外徘徊，似乎里面在从事什么秘密活动。种种迹象都表明书店似乎很难维持下去。然而随着1928年的到来，这家门庭冷落的小书店却因为发行《太阳月刊》以及“太阳社丛书”而声名鹊起，一时间成了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书店之一，以至于连鲁迅也发出感慨：“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①

事实上，春野书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太阳社的“大本营”，而那四个年轻人则是太阳社的发起人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和杨邨人。根据杨邨人的回忆，1927年6月，四人在武汉时就已经在商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团，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并决定将社团取名为“太阳”；只是因为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才使他们的

^①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结社计划中途夭折。^①四人因国民党清党离开武汉后，又先后辗转来到上海，被中共地下党分配到闸北第三街道支部下属的一个党小组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当时党组织给这个小组分配的任务是“搞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人运动”^②。但该小组的所有成员都不是上海人：蒋光慈和钱杏邨是安徽人，洪灵菲和戴平万是潮州人，杨邨人是潮安人，而孟超则是山东人。口音问题让他们的工作根本没法展开。有一次，满口山东话的孟超刚开始和一个工人搭讪，对方立刻勃然大怒，“差点儿就要动武”^③。原来，当时上海工部局的巡捕多为山东人，使得孟超一开口就让对方产生了怀疑。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没有办法展开，再加上这个党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和文艺爱好者，于是蒋光慈等人决定重提旧事，把创办太阳社的事放到日程上来，转战到文化领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在征得当时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同意后，太阳社正式开始运作，并盘下北四川路一家倒闭的西点铺，创办春野书店，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④。之所以太阳社要把店址选在偏僻的北四川路，一方面是由于书店林立的四马路（今福州路）租金太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北四川路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前门属外国巡捕的管辖范围，而后门则划归中国警察管理，这就为地下工作者提供了十足的方便。如果外国巡捕从前门进来搜查，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从后门逃脱；而要是中国警察从后门进来了，他们又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前门出去。

根据任钧的回忆，太阳社的主要成员“除蒋光慈、钱杏邨外，计有孟超、林伯修（杜国庠）、沈端先（但夏衍本人在晚年回忆录中只承认自己与太阳社成员同属一个党小组，否认自己参加过太阳社的活动——引按）、洪灵菲、戴平万、刘一梦、顾仲起、楼建南（适

^{①④} 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载《现代》第3卷第4期。

^{②③} 夏衍《敝帚自珍》，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5页，86页。

夷)、杨邨人、殷夫、冯宪章、森堡(任钧)、祝秀侠、迅雷、圣悦(李平心)、王艺钟,等等”^①,先后编辑出版了《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海风周报》以及《拓荒者》等报刊以及“太阳社丛书”。太阳社成员洪灵菲、戴平万以及林伯修等人在1928年5月还另行组织了“我们”社,但除出版了《我们月刊》外并无其他活动,而且在《我们月刊》停刊后,仍参与太阳社活动,因此我们社也可以被看作是太阳社的内部组织。到了1929年下半年,在日本养病的蒋光慈还与楼建南、冯宪章等人组织了太阳社东京分社,并吸收伍劲锋、古公尧以及胡春晓等留日学生参加活动。后因1929年底筹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太阳社停止活动,社员全部加入左联。

虽然人们通常把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放在一起加以论述^②,但太阳社在组织形态、运作模式等方面仍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值得特别留意。上文已经提到太阳社成员全部是共产党员,而且社内还有自己的党组织“春野支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1927年末出现的太阳社与以前的各种文学社团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种全新的文学团体。以前的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浅草—沉钟社等,多具有“同人”性质,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们之间松散的联合,虽也有各自的纲领和发表园地,但对参与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约束力。而太阳社则不同,对上,它受中共上海闸北第三街道支部的直接领导,是党组织的一部分,必须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对内,它则具有自己严密的组织形态,很多决议,如吸收会员、制定行动策略等,都需“全体社员的通过才行”。^③因此,太阳社虽然是一个文学社团,但有些时候却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战

① 任钧《关于太阳社》,载1979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2辑。

② 近年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之间的区别,并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程凯的《“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等。

③ 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载《现代》第3卷第4期。

斗的集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外界看来，太阳社显得极具“侵略性”，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群起而攻之的原因。例如李初梨在创造社刊物《文化批判》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批评蒋光慈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后，太阳社并没有在学理上分辨李初梨的观点，而觉得这是创造社“对我们《太阳月刊》加以袭击”，于是“集中战斗力量迎敌，杏邨作批评，蒋光慈作论文”，杨邨人则“看准了成仿吾的错误给他一个攻坚的炮轰说他不通”。^① 仅从他们使用的“战斗”、“袭击”、“迎敌”以及“炮轰”这样的语汇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太阳社身上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与太阳社成员的职业革命家身份有关。蒋光慈、钱杏邨、戴平万以及洪灵菲等都曾在北伐期间从事过实际的革命工作。在国民党清党时，他们又都“冒着追捕，杀害的种种危险”，才“聚集到了上海”。^② 如洪灵菲就是靠“躲在尼姑庵的棺材房才幸免于难”^③ 的。所以他们在进行反批评时，难免会把实际革命工作中所感到的愤懑与委屈释放在自己的文字里，把一切问题都上升到敌我斗争的层面，往往会有过火的地方，动辄用“实没有多批驳的必要”^④ 这样专断的语言来表达对论敌的轻蔑。这种“攻击性”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那睥睨一切、把文坛前辈宣判为“过时”的批评风格，使得太阳社的文学主张产生了轰动效应，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效果；他们所宣传的“革命文学”成为文坛论争的焦点，太阳社也成为彼时最热门的文学社团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攻击性”也使得太阳社的批评家们在面对不同意见时，往往不是从学理的角度，而是出于意气对敌手进行攻击，往往给人们留下泼妇骂街的坏印象。以至于今天提起太阳社，人们通常只记得他们与鲁迅、茅盾等人之间的论

① 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载《现代》第3卷第4期。

②③ 孟超《我所知道的灵菲》，《洪灵菲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序言第23页，24页。

④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1928年2月号。

战，而他们的文学主张本身却反而多少被遗忘了。

二 时间的焦虑：太阳社的文学观念

太阳社成员所秉持的作为整体性的文学理念大体上不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围。他们把文学当作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坚持“反映论”式的批评理念，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在分析作家时，注重考察作家所属阶级的情况，力图从阶级的角度剖析作家的心理和创作倾向；而在批评作品时，则又强调作品是否反映了生活的强度与广度，以及题材本身是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太阳社成员思想观念和文学意识真正值得分析之处，是对时间的焦虑感。作为代表着历史和革命发展方向的革命文学家，他们唯恐自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内心中充满着时间的焦虑。这种焦虑感从内部决定着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其文学表达方式。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蒋光慈的这段话中：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的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文学家要表现社会生活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必定要经过相当的思考的过程，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变化，却没有这样从容的顺序的态度，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①

仅从这段文字本身来看，蒋光慈对文学的理解仍然是“反映论”

^① 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载《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

式的,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太阳社的理论家似乎在为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脱节而苦恼。他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异常激烈的变动,而文学则是一种需要较长时间进行酝酿和操演的工作,因此无论文学家如何勤勉、快速地以文学的方式描绘社会生活,都无法真正把握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也无法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变着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文学与时代的脱节,无疑让蒋光慈为“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这一事实而感慨。这种担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落后于时代变化的情绪,正是一种“时间的焦虑”。需要指出的是,蒋光慈所感到的这种“时间的焦虑”,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心理体验,它与滥觞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思潮颇为相似。在未来主义者——如马里内蒂(Malineidi)、波丘尼(Boccioni)等——看来,现代社会因科技的发展,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全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样态,以致于传统的艺术样式早已不能表现和把握现代生活,因此现代艺术家必须创造出全新的表现方式来进行艺术实践。在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太阳社作家身上我们会发现,他们也分享着与欧洲未来主义者们相似的思想逻辑和艺术诉求,只不过对于未来主义者来说,他们更寄希望于采用新奇的手段更新艺术表现方式,甚至不惜摒弃文学形式,而用照相术、电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来描绘现代社会,而太阳社作家则执着于文学,把希望寄托在创造出新的文学——即他们所极力倡导的“革命文学”——之上。因此,“时间的焦虑”在内部深刻地影响着太阳社的文学观念,这既体现在太阳社对革命文学内涵的界定上,也体现在它的理论家如何设计与实践革命文学的方式上。

正如蒋光慈所感叹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革命文学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①。然而究竟什么是“革命文学”,在太阳社之前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而蒋光慈的贡献之一,正是在《关

^①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1928 年 2 月号。